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清华大学三级跳冠军，并完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从系主任、副院长到院长的三级跳。他以惊人的毅力一次次地拒绝死神的接近，豁达地超越生死、回归自然。



阎阳生

## 跨越云端

### ——记清华之子陈小悦（下）

○ 阎阳生

1977年他以高分报考清华，先被拒录后获特批。他是清华大学的三级跳冠军，也冲顶完成了本、硕、博的三级跳。

1977年，陈小悦虽然以陕西第一名报考清华，却被拒录。这对陈小悦来说简直是驱走乌云又遇霹雳。

据当时亲手处理此事的清华附中副校长羊滌生回忆，原因还是他父亲的“特务”问题未作结论。在清华附中亲眼看着陈小悦成长的邢家鲤、万邦儒和羊滌生认为：小悦不上清华，天理不公。陈小悦的“发小”（北京方言，指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张克澄找到他父亲、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并惊动了当时的校长刘达。清华破例让羊滌生乘坐当时稀有的飞机，专程前往西安补救。

在陕西省教委，羊滌生拿着清华大学的介绍信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个多星期，破天荒地取得了教委理解和省委批准。但陈小悦到清华大学热能系报到时，已经开学三个多月。

31岁的陈小悦成为当时年龄最大的本科生，但那正是“老三届”枯木逢春马蹄轻扬的时期，历经磨难重回相濡以沫的清华园，他如鱼得水，一入学就夺得跳高冠军。这正好延续了他在清华附中停滞了11年的冠军记录。

据他的同学董扬回忆，他初见小悦有意用英语问候，结果小悦对答如流。其实小悦是学俄语的，而且俄文歌唱得好听极了，不久又免修英语。“在政治课上和黄美来老师讨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与何东昌、艾知生、杜建寰、钱振为等校领导讨论当时的热点问题，其间小悦都是声音响亮者。”

由于院系调整，陈小悦在热能系、精仪系、汽车系都做过学生，还兼任过清华大学学生运动队总队长。但他也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他同样考上清华大学的弟弟小茁超过他获得跳远冠军。兄弟俩双双夺冠，还曾作为新闻登上当年的《北京晚报》。

毕业前半年，他提前报考了研究生。他的导师管迪华教授

回忆：“读研时，由于进口分析仪不匹配，他就自己在微机上编制分析软件。这种对基础理论的推导，是我们老师都没做到的。”管教授说：

“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显露聪明的人，但比任何人都艰苦努力注重实证。”当时，他一个人在寒冷的试验室里通宵做大型构件模态试验。那时还不时兴方便面，助学金也就一二十元，相伴的就是一暖瓶开水。唯一的请假是为远在邯郸的妻子儿女弄煤取暖。

他的硕士论文



1978年，陈小悦在清华大学打篮球



2009年9月，陈小悦在国家会计学院给研究生讲最后一课

登上学报，成为汽车系最早的EI（工程检索）文献。他被评为清华优秀硕士生，并当选为清华大学研究生会主席。1983年夏天，他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飞到美国参加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由爱因斯坦和罗素等人倡议创办的Pugwash科学及国际事务大会。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他接连把自己和晕机邻座的餐点“一扫而空”，连称：真香啊！

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毕业后并没有留校任教。在交通科学研究院来调档时，主管人事的杜书记问：为什么这样的人才不留清华？也是陈小悦与清华缘分未尽，他被留在行政部门，不久出任学生处副处长。这时，他提出报考在职博士研究生。

陈小悦有句代表77届“老三届”心声的话：“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平等竞争。”在读博时期，他既要承担繁杂的学生工作，又要兼顾上小学的女儿、上岁数的父母，并开始参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建立。没有模态分析设备，他就在车上进行试验。“他的博士论文是清华第一届优秀博士论文。无论是学业还是人品，都堪称楷模。”管迪华教授说。

按理说，他可以沿着这条直线轻车熟路地走下去，但那就不是陈小悦了。1990年他作出了一个令同行目瞪口呆的决定，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进修商学和经济管理，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资格考试。他解释说：中国产业发展落后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在于管理与运行机制的层面。

当人们以为他会在西方发展时，他却回国组建清华大学会计系并出任系主任。他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经济、金融、投资和会计理论引入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创新的舞台，跨越到一个新的制高点上。

他在而立之年，开始了再攀高峰的人生第二个三十年。他专注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的统一，是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课题。

改革开放使陈小悦在而立之年，开始了再攀高峰的人生第二个三十年。第一个十年，他在清华汽车系读到博士毕业；第二个十年，他毅然转型赴加拿大攻读金融经济，并创建清华会计系，出任系主任；第三个十年，他被聘为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接着筹办国家会计学院并继任院长。

第一个十年我们像两条平行线，无暇交叉。那正是改革初起、空前解放的80年代。我从西德留学回来后，下海卖起了时装和冰激凌，和成了电视主持人的霍秀儿邂逅。她拉我和陈小悦以及同在清华、后来成为院士的杨卫拍了一部《老三届札记》。我们又一起去医院看望史铁生，并由此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圈子。这是一个哲学沙龙，几乎全由“文革”时受过红卫兵批斗或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组成。作为黄金三角的史铁生、陈小悦和孙立哲，每次争辩都海阔天空，堪称经典。

在这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圈子里，我和陈小悦的交往最轻松。1994年我遭遇车祸，他和霍秀儿相约来看我。那时他已评上了清华大学第一批教授，却还是骑着自行车斜穿京郊，从清华园到小西天来探望。

新世纪伊始，从海南房地产转行的丁爱笛为他的国际分时段度假项目举行招待会，请我们这些老同学捧场。酒后茶余一时兴起，这些曾是清华附中运动场上的老手比起了仰卧起坐。当官发福的张晓宾做了十几个，当年的中跑第一名丁爱笛做了几十个。陈小悦上场了，他把手垫在脑后，用标准的动作直逼100，被我紧急叫停：“要留余地，你已无人可敌。”其实那是我要了个心眼，我最后拼命做了101个，为此我已在健身房苦练了三个月。

据陈小悦的弟子陈东说，在年近60岁时，

陈小悦还在国家会计学院运动会上，以1分钟连续做107个俯卧撑的成绩力压各年龄组选手获得冠军。

朱镕基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期间，陈小悦作为副院长，可以参与很多务实的研究，陪同接见西方的阁僚和专家，并当面向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有机会追随总理，无疑给他打开了一个国际视野和平台。但他三十年来步步高，却从不屑于为官之道。他最烦开会，但每天下午打篮球“雷打不动”。

朱镕基对这位极具个性的学者型教授十分了解，主要倚重他的教学和研究能力。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建设期间，他要求清华大学起“依托”作用，指名抽调陈小悦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并把他的排名由最后提到第一副院长。其时，财政部对找了清华（学工）的当院长颇有异议，但陈小悦后来的出色表现让他们无话可说。

虽然舍不得清华，但总理的知遇之恩以及开创现代会计体系的理想使他毅然赴任。几年后，他接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成为少有的非官僚体系的第一把手。对此，他并不矫情：“读书人也并非都那样清高，老杜（甫）不也喜欢别人称其为杜工部吗？”

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身处物欲时代寻求价值平衡点的难处。这个时期他思考并写了《寻租与腐败》。他对学术领域的执著追求、对把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学生的热情始终是主线。在几次癌症大手术后，尽管已辞去了院长职务，但他还是坚持给研究生讲课。

陈小悦在临终前写道：“人生如幻如梦，但冥冥中又似有定数。我从1969年从北京下乡至陕北农村插队，当年冬季成为生产队会计，可能这也注定了我会以此为生。1994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受命筹建会计专业，并于1995年任清华大学第一任会计系主任，从此便上了不归路。”

他接着不由自主地谈到熟悉的专业领域：“我当时筹划从‘实证会计’切入，以求得在国内的一席之地，到90年代末又筹建会计博士项目，并和北大等二十多所大学联合发起《中国会计评论》刊物并组织每年一次的实证会计



2003年3月31日，陈小悦（前左2）和史铁生（前左3）、孙立哲（前左1）、阎阳生（前右1）、查建英（前右2）、霍秀儿（后左2）、李群益（后左1）等同学在红色经典餐厅研究收集清华附中史料。

研讨会。‘实证’二字是楔子，但也确实困惑着学术界。”

与他有过交流的清华数学系教授陆璇说：

“小悦把资产定价模型创新这个世界性难题作为自己的攻克目标，展示了勇攀巅峰的魄力和自信。”据浙江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志文教授介绍，陈小悦专注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的统一，是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课题。

陈小悦的一生并非完美。他可以用自己熟悉的工程模型去探索市场框架，却不能规划人际关系。一直照顾他治疗的郭林女士说，陈小悦最放不下的四件事就是：资产定价模型、清华会计研究所、勐海的庄园和女儿萌萌。他认为，价值观的选择远在职业的选择之上。他跟自己的团队说：“接好棒，就成功了一半。在攀登顶峰时，最陡的坡也是最短的路。”

我作为隔行教授，无法懂得他金融会计领域的专业辩证，却能看到他为改变会计制度的弊端身体力行。对于朱镕基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十六字校训“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陈小悦最强调的是“不做假账”。得知小悦去世后，朱镕基专门送了花圈，这可能是他唯一给一个小他20岁的后辈的花圈。



2009年11月7日，陈小悦（右）和作者比赛俯卧撑。当时他处于两次大手术之间，正在接受冲击治疗。

从香港过来相助的静芝教授说，小悦手下强兵悍将一群，往来如风，做事如电，她根本插不下手。作为跟随陈小悦15年的弟子，陈东把他们与恩师的关系称为“亦师亦友、亦父亦兄”，“说陈老师是集大德、大智和大勇于一体的大师级学者丝毫不过分”。新年登山已成为他们师生的惯例。上山时他为弟子答疑解惑，指点江山，下山后迎新聚餐，大快朵颐。他保留了粗犷的饮食风格，小肥羊、海底捞、西贝莜面、农家乐是首选。他的女弟子魏力回忆：当时他们研究生十男三女，轮番敬酒都没搞定他一个人。我想，这是灾荒和下乡留给我们这一代的肠胃渴望，但也埋下了他的病因。

陈小悦作为清华教授篮球队的主力，却喜欢找小一辈的青年球队比赛。他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透过体育竞争展现无遗。“他扛着双拐单腿跳上楼梯”，已成为使80后“两眼放光”的一个“传说”（杨懿梅）。魁梧的身姿和粗放的容貌让人忽略了岁月的年轮，他甚至被学生称为“清华大学的高仓健”。

**他在西双版纳庄园超脱生死、回归自然。在和癌症的比拼中，陈小悦再一次越过横杆，但这一次，他跃入云端。**

2008年5月，清华附中新任校长王殿军教授召集学术界的老三届校友座谈，陈小悦、章百家和我提出收集清华附中文革史料。陈小悦会后提出由他请客，召集一次沙龙聚会，但由于孙立哲

在国外而推迟下来。后来我从他弟弟陈小茁处得知，小悦不幸得了罕见的癌症，已从腹腔割除了几十斤重的肿瘤。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孙立哲动用了从“冰冻”到“火烧”的一切绝地治疗。他和在美国的陈小茁教授都是世界癌症协会的成员。在清华附中校友的邮件上，充满了跌宕的进程和激励祈福的文字。陈小悦以惊人的毅力一次次地拒绝死神的接近。

去年10月28日，我在平谷登上石林峡顶峰，试着给小悦发了条短信，说正击鼓为他鼓劲。接着手机震响，一看竟是小悦！这是我18个月来第一次听到小悦的声音。电话里他语调平和，还开玩笑地提到15年前我车祸时他去看望的情景，仿佛刚刚度了一个周末回来，而不是经历了200天生死线上的反复手术。

去年立冬，我们谈到生死。我说，你应该做自己最紧迫的事情。陈小悦那时62岁，刚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列举了一串必须做的事：带博士生、赴美讲学、作为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报告、云南农场的拓展……我说，你应该写一本书。

其实，我是想让他写一本青春岁月的书，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的偶像。他高中的班主任周鸿钧说：小悦是一座宝库，需要我们去挖掘。最近同学聚会，小悦高中同班、现在在清华大学任博导、教授的就有王孙禹、陆璇、徐经熊……其他校友虽然职业不同，处境各异，但我们都觉得，各自的人生轨迹都刻着清华附中的胎记。

在“思想三角”的哲学沙龙里，我把自己定位于聆听者和记录者。2005年，我对他们讲，我要写一本书，记录清华附中发起红卫兵的历史。为此，我要采访100个不同派别的当事人。陈小悦说，我早就觉得你有什么奇想啦！他成为我第一批被采访者。在以此为线索的几次长谈中，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陈小悦。

在去年11月7日最后的聚餐前，孙立哲提醒我们情况并不乐观。小悦依然侃侃而谈，还论证了我山西老家黄河流域的“史文化”、他闽浙老家和长江流域的“卜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文化”。陈小悦属南方人血统，却身材高大挺拔、面庞棱角分明，标准的“南人北相”。大家都尽量避开病情说些题外话，但他席间低声对我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会写一本书。当然，至

于我还能活多久，就是立哲他们的事了。”

临别时，他忽然提到十年前和我比赛仰卧起坐的旧事。他说：“我肚子上还有刀口，我们做一次俯卧撑吧！”而此时他刚做完两次大手术，取出了几十斤的癌变肿瘤。当我们看到他不顾劝阻，以标准的姿势撑起病重的身体时，在场的人无不唏嘘震撼，默默期盼奇迹再一次出现。

他说要到云南思考写这本书，并邀我到他的西双版纳农场小住。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在云南勐海开辟了一个庄园，当作晚年的回归自然汇聚老友之处。

也许是命运，使他走过东北黑土地、陕北黄土地，又来到云南红土地。他“结庐”而居、养狗喂鸡、荷锄下地、迎来送往，仿佛生命永无尽头。他最后几个月的照片，是在绿林深处扛着一捆芭蕉，光着身子跳绳，肚子上赫然一尺长的刀痕。

他最希望的就是和老友清风明月彻夜长谈。很多话题在北京才刚刚开始呢！史铁生在和他的交谈中已经提到生死的选择。过了2010年元旦，他终于开始动笔，并取名《梦苑随笔录》。

他解释说，“梦苑山庄是我为自己的农庄起的名字，原意为勐海之缘，谐梦园之意。”但天妒英才，他刚刚开篇，就又被送到广州手术。孙立哲的情况通报由十天、一周、缩短到每天。他的独生女儿萌萌前去看望，他隔着重症室，用笔吃力地写下：老爸想吃哈根达斯。这是父女间的一个小秘密。

他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看电视。”那时他血压180，四肢冰凉，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周围的人慌乱地四处翻找遥控，他在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冷静和生命的尊严。他看着电视新闻闭上眼睛，带着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走向彼岸。

早年同为清华附中翘楚的景小东，为小悦送上这样的挽联：“五十年前初相识，方知人外有人，小东原来比不过小悦。五百年后再相逢，应是天外有天，大智或已浑同于大悲。”

陈小悦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说，生命要有质量，活着要创造价值，否则活着干什么？他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全场篮球、100俯卧撑、十里竞走、爬上香山、开公司会、学术写作、想吃什么吃什么。2010年的新年钟声响起时，他给孙立哲发短信：目标是活过8月13日，这是该病两年的



2009年11月，陈小悦在云南西双版纳庄园。（萌萌供图）

存活记录。

他在一次聚会上，用俄语朗诵了来蒙托夫的《白帆》。这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

看，一叶孤帆闪着白光，

在雾蒙蒙的海面上。

它寻找什么在那远方？

它抛下什么在故乡？

……

他曾说过：“跳高是所有的田径项目中最壮烈的一个，任何跳高运动员的每次比赛都会在最后一个高度以失败而结束。”

3月19日子夜，忽然黄沙封城。我手机上的广州短信周期越缩越短，直到分钟。朦胧中，小悦站到他熟悉的的横杆前：

“抢救室”——做冲击的准备活动

“弥留”——深吸一口气

“潮式呼吸”——最后的助跑

“显示屏一条直线”——最后一跳跨过横杆

……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落地，而是跃入云端。✎

（作者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独立撰稿人。曾任《中国工商》杂志社总编辑。2009年当选为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合会理事。）